



# 武林高手在校园

3. 京华烟云

时空错位让一位骁将元神穿越到今生  
让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身体被注入了八百年前的灵魂

WULIN GAOSHOU ZAI XIAOYUAN

墨武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武林女子在校园

3. 京华烟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墨武□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林高手在校园. 3 / 墨武 著. —西安: 太白文艺

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680-573-2

I . 武… II . 墨…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2933号

出版人: 李丽玲

策划人: 柳雁阳 姚鸿文

责任编辑: 姚鸿文

装帧设计: 悅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STORY 悅读时代

## 武林高手在校园

墨武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16.5印张 40千字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80-573-2

定价: 72.00元(全3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七界传说》(全书12卷) 心梦无痕 著

2007年中国本土奇幻扛鼎之作，继《诛仙》之后，被亿万网友誉为“最好看，最精彩，最痛快淋漓”的修真仙侠新经典。且看逆天少年陆云的非凡七界之旅。

优惠价:19元/本 原价:29元/本



《回到明朝当王爷》 月关 著

穿越架空第一奇书，位居起点中文网、百度搜索同类小说榜首。阴差阳错间，郑少鹏回到了明朝正德年间。那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既有京师八虎的邪恶，又有江南四大才子的风流，再加上荒诞不经的正德皇帝。浑浑噩噩中踏进这个世界的主角，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命运，周旋在这形形色色的人物之中……

优惠价:18元/本 原价:22元/本



《迷失在康熙末年》小楼明月 著

现代青年凌啸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回到了清朝康熙末年，并逐步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就像历史洪流中的一条小船，会不会因为主人公的意外出现，而偏移它那注定的方向？

优惠价:20元/本 原价:29.80元/本



《七界传说后传》 心梦无痕 著

《七界》之后，神话延续。当年，陆云以一己之力孤战天下，因逆天而奠定了他七界之神的名誉。二十年后，一个名叫天麟的少年为爱逆行，不惜打乱时空，引发了一场空前浩劫。

为爱追寻，天麟踏着风一般的脚步，在毁灭与重生之间找寻真理。这期间，传说中的巨人、上古神人的现身，异界霸主的入侵，海域最深的隐秘，都将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曾经的好友，最终的强敌，那善意的交换，真的就换掉了他们彼此的一生？

优惠价:19元/本 原价:29元/本



《卿本丫头》 凯西CATHY PIXY 著

第二届作家杯优秀奖作品。

优惠价:22元



《武林高手在校园》 墨武 著

经典反穿越文。八百年后，岳飞帐下大将萧别离突然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来到了现代。高超的武功、神妙的医术、思维的碰撞、感情的纠葛，着实令人感叹入迷。

优惠价:24元/本

太白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悦读时代策划

1、以上图书均可邮购（优惠价且免邮资），地址：[430070]武汉市邮局车站投递分公司006417号信箱，请在汇款附言栏写清书名、册数，收款人：陈利华

2、长期征集各类幻想、穿越、言情、悬疑惊悚类稿件，投稿信箱：yuedushidai@163.com

3、《七界传说》诚征网游、动画、漫画、影视合作伙伴或投资商。联系电话：027-68760413 电子邮箱：lyy19770112@163.com

4、诚聘图书策划编辑、美术编辑、发行主管，联系方式同上。



071	高 陞	廿三十三集
182	良 宏 云	廿四十三集
061	来 斯 大 照	廿五十三集
282	康 涌	廿六十三集
505	翁 超 天 眼	廿七十三集
010	翁 人 隆 斗	廿八十三集
218	甘 肉 苦	廿九十三集
328	龐 娟	三十十四集
329	变 空	卅一十四集
323	白 大 鲁 真	卅二十四集
	白 人 隆 斗	卅二十一集
第一节 夜 叉		1
第二节 众生界		5
第三节 面 对		16
第四节 以直报怨		21
第五节 钓 鱼		29
第六节 时光机器		34
第七节 金发美女		39
第八节 双 面		44
第九节 玉 儿		51
第十节 狐狸精		56
第十一节 计胖子		61
第十二节 隐 穴		66
第十三节 墓 中		71
第十四节 木 马		76
第十五节 托 孤		82
第十六节 控 制		87
第十七节 石门上的字		93
第十八节 飞花摘叶		98
第十九节 深夜造访		103
第二十节 失 踪		108
第二十一节 无路可退		114
第二十二节 偷梁换柱		117
第二十三节 惊天一击		122
第二十四节 修 罗		127
第二十五节 杀 青		132
第二十六节 玉中之迷		137
第二十七节 张良计		142
第二十八节 屡败屡战		147
第二十九节 江湖喋血记		154
第三十节 隐身人		161
第三十一节 踏破铁鞋		166
第三十二节 秘 密		171

第三十三节	纠葛	178
第三十四节	江湖岁月	185
第三十五节	所为何来	190
第三十六节	死期	195
第三十七节	别无选择	202
第三十八节	请君入瓮	210
第三十九节	苦肉计	218
第四十节	破绽	226
第四十一节	惊变	232
第四十二节	真相大白	238
第四十三节	春暖人间	246

## 第一节 夜叉

肖月蓉回到江源。林逸飞先是回老家，然后直接去了京城，赵梦恬打电话通知他，约好了在京城见面；当然所有的花费都是天道公司负责，赵梦恬不在乎这点钱。林逸飞却觉得不错，因为到现在为止，虽然制药厂已经开始盈利，但是他领的薪水还是很少，仅仅能够满足温饱。

对于这点他从不介意，厂子扩充了一下，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又找了几个老中医，都是通过钱医生的关系引进的，不为了别的，就当夕阳红，发挥一下余热，所以待遇也不高。年轻人中，肖月蓉可以说是骨干，她现在还是个护士，但是赵院长已经找她谈过一次，希望她能够去中医室做事，当个什么见习医生。虽然她看病的本事现在已经很高，可是安平医院很正规，一个人的资历和年头很重要，所以一切都要按照规矩。

肖月蓉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并不如以往那么兴奋，只是说再考虑一下。她在百草制药并不领薪水的，但是她考虑，是不是真的要在安平医院做一辈子医生？

林逸飞到了京城，首先要找百里冰。

百里冰从北方回来，正待在百里集团的总部，琢磨着这里的管理。她考虑到百草制药要更好的发展，一定要到京城来扩大影响，稳住脚跟，进而走向世界。听到林逸飞来到了京城，她非常欢喜，暂时放下了一切，陪他到处走走。

其实这里林逸飞也来过一次，不过那是八百年前，那时这里还在金国的统治下，他孤身前来，就是打探二帝的消息，那一直是岳元帅耿耿于怀的。他来到这里才发现，原来二帝早已仙逝，只不过金国一直隐瞒着这个消息。

回去的时候，他竟然头一回欺骗了岳元帅，没有说出实情。他只是说没有探得消息，他不知道岳元帅信不信，但是他感觉到，岳元帅已经猜到了什么。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二次来到京城，竟然是在八百年后！

早就找不出八百年前京城的一丝痕迹，到处是整齐洁净的街道，豆腐块一样的规划，潮水般的车流，他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边上，再一次感觉到世事沧桑。正沉默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方雨桐！

方雨桐显然也看到了他们二人，微笑着走过来打招呼。

百里冰倒是记得方雨桐，那一次林逸飞抓住方雨桐的手，很激动的样子。这当然不是说她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而是觉得林逸飞好像还有些事情瞒着自己，他没有说，百里冰也就不好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有自己的空间，彼此信任固然是好事，可是保留彼此的私人空间，那无疑是有些时候很明智的做法。

她当然不知道，林逸飞当初那么激动，只是因为他听到了“鸾凤清鸣”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对于别人或许只是好听，可是对他而言，却非同小可。这块玉自古流传着一个美好的传说，得到这块玉的人能够和意中人白头到老，永结同心。他虽然再也不相信这个传说，但是却不能不关注它的下落！

因为这块玉是岳元帅托他带给唐清凤的！

二人之间的瓜葛恩怨实在很难说得清，就是林逸飞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岳元帅做的是对还是错。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并不能用对错来判断，因为每个人判断对错的标准都不一样，就像当年自己认为抗金是义不容辞，而在现代一些人眼中看来，却是搞国家分裂一样。

唐清凤被萧离别击败后，托他带句话给岳鹏举——那个她一直苦追，却又永远不知道他心思的男人：她要结婚了。岳元帅听到唐清凤要嫁人的消息，半晌无语，最终缓缓地掏出了那块“鸾凤清鸣”，托萧离别送给唐清凤，衷心祝她幸福！

萧离别却送给了易安居士，那个已经看透了人间辛酸冷暖的奇女子；那个一腔热血，却只是因为女儿身，就不能挥剑驰马，报效国家的苦女子！

可是他后来才知道，唐清凤不等大喜之日，就已经不知所踪。她还是放不下岳鹏举，她不能得到那个男人，也不能违心嫁给另外一个男人。“鸾凤清鸣”那块玉，居士还没有送出去，就已经没有了下落，拿走那块玉的不是唐清凤。居士苦笑道，那天来到她这里拜访的除了他，还有一个完颜烈。她说到完颜烈的时候，神情有些异样，只是说他看到自己手中的那块玉，要看看，后来自己送他走之后，突然发现那块玉已经不见。易安居士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萧离别已经明白，拿走那块玉的多半就是完颜烈。

那夜凄风苦雨，山巅之上，雷电交加。他一心几用，心力交瘁，一方面要击败高手完颜烈，一方面还要考虑群雄出击的生死，还要照顾那个不懂世事的婉儿，忘记了询问这事，等到完颜烈滚下山崖的时候，才想起来，他以为这块玉已经随着完颜烈一起坠入了山崖，永远不会再出现，却不知道方雨桐竟然提及了“鸾凤清鸣”。那一刻他怎能不激动，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方老爷子见过完颜烈？

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浮现，他就有点荒诞的感觉，可是他还是认为这个想法有可能，既然他萧离别能够到八百年后，这说明完颜烈也存在这种可能。

他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但是绝对不会冥顽不灵，对不理解的东西从来不像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那样，一棒子打死再说。本来他当时想找方老爷子谈谈，了解一下他为什么知道“鸾凤清鸣”的事情。他想或许“鸾凤清鸣”是后来被挖掘出来了，流传了下来。当然，这个想法是最切合实际的。

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方老爷子休息，他不方便打扰，等到第二次去找的时候，方老爷子已经返回京城。

人生总是充满了阴差阳错，方老爷子当初到江源，就是为了寻找林逸飞，了解一下“蟠龙如意”的事情。林逸飞也要找他，可是二人偏偏错过了见面，这次林逸飞来到京城，至少表面上已经淡忘了那件事情，也没有想过再见方老爷子，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这时遇见了方雨桐。

方雨桐对百里冰很和善，友好地笑了一下。或许她觉得第一眼看起来，百里冰是她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物。

她现在无论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中都是带着干练。方雨桐一眼就能看出，她的背景绝对不简单，所以她很热情的邀请林逸飞去她家的时候，也招呼了百里冰。

她对林逸飞的态度是亲热中又带了一些距离，这是好朋友的距离，她能看出百里冰看着林逸飞的时候，眼中的那种情意。她凭着女性的直觉知道，百里冰对林逸飞有一种骨子里面的爱！

林逸飞并没有推三阻四，实际上他也想见方老爷子一面。可是当他进入大厅的时候，

突然看见雨曦扑过来叫他大哥哥的时候，他突然愣了一下，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然后他霍然抬头，就看到了对面墙上的那幅画。

他终于记起来，当初和百里冰打电话询问第三幅的时候，那个小孩子自称曦曦，他一时觉得耳熟，却没有想到那个电话竟然是方家的，接电话的就是方雨曦！

方雨曦显然还记得这个大哥哥，帮他几块钱买了一堆玩具的人，虽然这些玩具对他而言并不新鲜，可是他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大哥哥。在他的印象中，大哥是个好人，帮他教训了坏人。

林逸飞已经来不及和他说话，他看到那幅画的时候，他就觉得再也说不出话来。这幅画上是一个人，戴着一副狰狞的面具，面具很奇怪，上面竟然有着两个触角，活灵活现的，非常生动。那人浑身上下包裹在亮银甲中，看不出本来的身份，手上拿着一柄枪，黝黑的枪杆，血色的红缨，枪柄上花纹古朴，极似翱翔展翅的清凤。

林逸飞看到那副面具，那柄枪的时候，就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再也动弹不得。那柄枪他当然认识，沥泉神枪本来分为两柄，一柄是沥泉龙枪，一柄就是画上画的那柄——沥泉凤枪，而那柄枪一直在一个人手中使用，那就是他埋藏在心底，却又不能忘记的岳银瓶！

“逸飞，怎么了？”百里冰进入方家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以她的角度来看那幅画，并没有看出什么名堂。

虽然那幅画上的人戴着狰狞的面具，不知道为什么，她看到的第一眼，竟然觉得一点都不吓人，相反，她感觉那人目光柔和，里面还带有几丝其它的味道。她一直不信画龙点睛的事情，可是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

“没什么。”林逸飞的声音有些异样，扭头望了方雨桐一眼，看到她也不解地望着自己，刚要说什么，却话锋一转说道：“你们先坐一会，我去把爷爷叫下来。”

他只觉得画上的人在向他述说着什么，他有一万种假设，一万种可能，可是真相是什么？

“逸飞。”百里冰终于感觉有些不对。

“大哥哥。”方雨曦却没有走，直接扑在林逸飞的腿上，“我很想念你的。”

小孩子没有什么做作，看到林逸飞欣喜异常，林逸飞也笑了起来，“雨曦，我也很想念你，上次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只不过我就听你说了一句，我是曦曦。”

当然他不会想起什么，他的记忆，不能让他记住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因为他还太小。

百里冰表情却有些异样，她好像回忆起什么，还未等她想到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已经走了过来，端了两杯茶水，礼貌地放到他们面前，“喝点水吧。”

她有着很浓的北方口音，百里冰听了却是脸色一变，伸手指着她道，“你？”

女保姆有些奇怪，“怎么了？”

“没什么。”百里冰察觉到了失态，望了林逸飞一眼，“对不起，我听到你也是北方的，所以有点激动。”

她说时特意带了点北方的口音，大嫂听了，笑了起来，看待百里冰的眼神有了些亲切，客气的和她说了几句，看到她心不在焉的样子，有些奇怪，知趣的退了下来。

百里冰等到她一离开，望了一眼雨曦，已经向林逸飞问道：“我们向这里打过电话？”

林逸飞缓缓地点头，却没有说什么。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百里冰的笑容有些勉强，“逸飞，难道墙上挂的就是第三幅画？”

在来方家的路上，她知道了林逸飞是怎么认识方雨桐的。方雨桐也说，当初她爷爷的病就是得到林逸飞的帮助才转危为安。方雨桐显然很聪明，看到百里冰欲言又止的样子，路上若有意若无意地说出了前因后果，这也是她的过人之处。她向来以为这是优点，却也不知道有的时候这也是很大的缺点，因为吴宇申就是因为她分得太清楚，太聪明，太容不得别人的短处，所以才一直对她避而远之。

“可能吧。”林逸飞喝了一口茶后，激动的表情已经褪去，脸色如常，只是目光却还是定在那双眼眸上，这让百里冰心中不免有些异样，“无论从画工，还是纸质的年代，这三幅画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可这幅画上的这个人，他为什么戴个面具？”百里冰皱着眉头，用心思索，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却低头望着茶杯，“他的面具很特别，逸飞，你知道这面具代表什么意思？”

“夜叉。”林逸飞终于回过头来，望着百里冰。

百里冰显然感觉到他的目光，半晌才抬起头来，“夜叉？我只听说过母夜叉，形容女子凶猛蛮横的，如果第一幅画是画你们当年穿越的情形，第二幅画的是白教肉身飞赴净土的典故，这第三幅画个夜叉是什么意思？”

“夜叉在佛经上是一种鬼神。”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

林逸飞和百里冰抬起头来，看到方雨桐正扶着方老爷子，站在了楼梯上。方老爷子虽然更加苍老了一些，但是精神看起来，倒还不错。

林逸飞站了起来，表达着对于这位老者的尊敬：“方老爷子，其实我早就应该来看看你。”

“看我什么，看我到现在，还能活到什么时候？”方老爷子笑了起来，看着林逸飞的眼神有着少见的和蔼。

“这也是一个理由，”林逸飞竟然毫不避讳，无视方雨桐的挤眉弄眼，“药医不死病，其实老爷子应该比谁都清楚，只不过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到过一句话，说什么有些人死了，却还活着，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句话其实很有道理。方老爷子你当初为百草基金赞助了一亿，别人虽然不知道，我这个作为执行主席的，又如何不能过来表达一下感谢。”

方老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在方雨桐的搀扶下走下了楼梯。雨曦并没有扑了上去，只是走到爷爷的身边，也学着姐姐那样，仿佛是个大孩子一样。

缓缓的抚摸着雨曦的头，方老爷子叹道：“他们比我都怕提及这个死字，弄得我也不敢提起来，他们怕我伤心，我怕他们难过，这样大家彼此都不痛快，那是何苦来的，谁能不死？活得太长，不是变成了妖怪？要是让别人骂作老不死的，那可未免太无趣了。逸飞，我就知道你不是常人，现在看起来，果然没有错。”

“是啊。”断壁悬崖手撕，变一变金星破了那木里百，音口式水的紫界群山破

“‘飞公慧’，墨香墨迹刷大

式加墨加性神秘，缺不快”。那一打墨林丁望，泰夫丁涯就寒木里百”。公十双

亲望丁育林烟内六里百卦管，来弦丁美，丁御数大，音口拍武止点丁带意封拖微数

。来不丁九阳戏映，蟹卷望齐，毛卦的麻密不小心腰督，后几丁微敲吓怕芦客，良

申女对里公向丁快”。一翻向广墨林向癸曰：‘幽姬一丁望，开离一微涯零木里吉

。公十微脊冤快，关点微墨穿打前林

“缺”，缺缺些骨子美首木里百”。丁夫真费不全来密，少质天蝉共嘶翻墨真节左”

“‘画脚三掌墨脚闭封土微直数，少

融友大因虽不善，不断钻研其怕怪画而深”。恩师曾告于徐季氏：“即指归，  
者宋氏业深，但知其一妙处个一味夸夸其谈”。画融友不妄念不出此，宋氏曾寄其画

“臣平生所习擅妙处来自，画融友中其墨痴妙并明”，美美乎等季氏，“承  
人手赠个飞鸿墨，得此甚个快。思意出群白眼睛，个几多奇景，故即首褒然至妙。  
人四叶脚不点足，墨，去出下带孤舟妙绝早。于君未矣，余数幅画融友既往，耐  
吾痴，画融友首是妙等人个三。风流林友余之雅意，百尺来从附骥式，拍肩并愧内墨  
眷属人个一，惜其耳莫画融友”。长歌长句，拍人和歌，真面见人  
不时吟诵的，妙处妙处，妙处妙处，中登鹤高，奥圆底公十”，那一般江都王谷连衣

“最不景好心，不喜，便  
世事名利，人情世故，拍人和歌，真面见人  
不时吟诵的，妙处妙处，妙处妙处，中登鹤高，奥圆底公十”，那一般江都王谷连衣

## 第二节 众生界

方雨桐听到爷爷的高谈阔论，只能无奈摇头。百里冰也站了起来，终于明白林逸飞为什么对方老爷子那么尊敬。当初百草基金成立的时候，有一亿的不明资金注入，现在她才明白，原来是方老爷子的功劳。因为在她眼中看来，方老爷子家里虽然装修的不错，可是他本身却如同那种老革命一样，保持着朴素的穿着，他们实在让人值得尊敬。

“老爷子你精神矍铄，我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百里冰当然也不会像林逸飞那样直接，事实上，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

方老爷子看了一眼百里冰，突然笑了起来，“你是百里雄飞的女儿？”

百里冰愣了一下，缓缓点头，印象中，爸爸好像没有提及这个方老爷子。

“百里雄飞没有和你说起我的事情？”方老爷子问道。

百里冰犹豫了一下，才说道：“没有。”

方老爷子“哦”了一声，“其实很多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他有些感慨，却不再谈论和百里雄飞的事情，“逸飞，你对这幅画也感兴趣？”

林逸飞点点头，“这幅画是个姓杨的卖给您的？”

“你怎么知道？”这下方老爷子倒有些诧异，望了方雨桐一眼，却又知道不是。实际上，方雨桐不知道他的这些事情，这个心中的秘密，家中人很少知道，就像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这幅画挂在大厅里面。只有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活到现在，其实已经不算白活了，但他心愿中，还有一个一直都没有实现。

“哦。因为当初我也想买这幅画的，”林逸飞笑了一下，“可是在您这里看到，倒省了我一笔钱。”

他笑的自己都觉得有些生硬，百里冰快地望了他一眼，“老爷子，这幅画您是从一个叫做杨宏伟手中买到的？他还有两幅画，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还有两幅画？”方老爷子比较奇怪，“那两幅画画了什么，也是画的这个人吗？”

他说到这个人地时候，微微顿了一下。目光凝望着那幅画，久久不能离开。

林逸飞却是目光一闪，“您认识这个人？什么时候？”

他语气有些紧张，只觉得手心全是汗水。百里冰一只手伸了过来，用力握下他的手掌，好像是安慰，不过她竟然也是手心冰凉的。他望了百里冰一眼，笑了一下，却只觉得嘴角都有些生硬，百里冰也是笑容牵强。难道她也知道些什么，林逸飞想到这个的时候，不免有些奇怪。

“你们说的另外两幅画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是姓杨的卖给我的？”方老爷子并没有察觉他们的异样，却对其余的事情很好奇。

林逸飞大致说了一下情况，方老爷子听了，皱起了眉头，“卖我这幅画的，不叫杨宏伟，他叫杨宏业。”

“他们多半是兄弟。”百里冰接口道。

“可能吧。”方老爷子若有所思，“那幅画得到的其实也很偶然，若不是因为这幅画和我有些关系，我也不会买下这幅画。那是我在和一个战友一次碰面，杨宏业过来送礼，”方老爷子笑笑，“那礼物就是其中的这幅画，后来也就到了我的手里。”

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场几个，都明白他的意思。那个战友想必是做了个顺手人情，直接把这幅画转送给了方老爷子。雨曦早就被保姆带了出去，屋内只剩下他们四人。

屋内静悄悄的，方雨桐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种开局。三个人都是望着那幅画，饶有兴趣，自己反倒成了个局外人一样，不由好笑。“爷爷，这幅画莫名其妙的，一个人戴着个鬼面具，怪吓人的，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当初我问你，你又不说。”

方老爷子瞪了她一眼，“什么鬼面具，在佛经中，夜叉是能吃鬼的神，说了你也不懂，逸飞，你说是不是？”

方雨桐有些好笑，却不气恼。如果是别人说这些话，她就算不恼怒，也要冷言冷语地反驳回去，老爷子却是她心中最尊敬的。因为“蟠龙如意”的事情，对林逸飞念念不忘，现在对他比对自己这个孙女还要亲热，倒也不足为奇。

“夜叉在佛经的本义中，的确是能吃鬼的神，他经常和罗刹并称。但他对人类态度友善真诚，本身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的意思。”

林逸飞说到这个的时候，盯着那幅画，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翩翩身影。凤舞九天般的翱翔，长枪之下，金兵鬼哭狼嚎，一个劲地叫着，“夜叉，夜叉，夜叉神枪将来了。”

在他们眼中，夜叉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凶残无比，带来的只有死。

“说得不错。”方老爷子连连点头。

“佛经有云，夜叉分为三类，地夜叉、虚空夜叉和天夜叉，”林逸飞徐徐道来，“又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很多时候，都认为夜叉其实就是恶鬼，但是在佛经中，很多夜叉都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人物就是维护众生界！而毗沙门天王就有无病、吉祥等十六夜叉将，以及陀罗、苏摩、婆楼那等五十夜叉军！”

眼前又浮现出那亦喜亦嗔的表情，“别离，我这个夜叉可是好的，佛都说让我维护众生界呢，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惧怕，让他们不敢再来，让那些金人乖乖地逃回老家去。”

可是，方老爷子怎么能够认识这个使着沥泉凤枪的夜叉神枪将？！

他突然想到了完颜飞花说过的一句话，他若不去，他会后悔一辈子！

林逸飞心中有些战栗，却是不敢相信自己猜测的事实！

他只是感觉到无奈，全身无力。他知道的事情虽然不少，但是他做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

“还是逸飞知道的多，”方老爷子叹息一声，“这些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后来？”林逸飞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忍不住问道：“方老爷子，您怎么对这幅画这么感兴趣？”

“因为我认识一个人，她对夜叉也很感兴趣！”方老爷子说到这里，叹息一声。“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你们有兴趣听吗？”

“几十年前？”林逸飞脸色大变，半晌无语。

百里冰的脸色也有些惨白，她显然也想到了什么事情。她很聪明，有的时候，就算林逸飞都夸奖她，可是她现在宁可自己变得笨一些。只是感受到林逸飞手上冰冷，她觉得，自己心中也有些冷。

方雨桐却显然误解了他们的意思，看到他们双手放在一起，须臾不肯分离，笑了起来，“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逸飞，我看你们好像也是这样。”

她有意无意地看了二人紧握的手一眼，带着一丝调侃。

百里冰有些脸红，却并没有放开，林逸飞却只是望着那幅画，缓缓说道：“反正也是

无事，如果方老爷子不觉得累，也没有别的事情，就请说一说。”方老爷子有些责怪的望了方雨桐一眼，虽然是调侃，可是放在脸皮薄的人身上，还是显得有些刻薄，他这个孙女，他其实很喜欢，可是就不喜欢她这种有意无意露出来聪明劲，人当然可以很聪明，但是不能表现的太聪明，方老爷子深深知道这点。

“我有什么事情，”方老爷子摇摇头，伸手端起了茶杯，“其实这件事说完了之后，我还要向你问件事情。”

林逸飞有些诧异，但只是点头，“只要我知道的，没有不说的道理。”

“我以前的事情，逸飞也应该知道一些，”方老爷子絮絮叨叨的说了，人老了，总喜欢把事情说的越长越好，因为他在叙述的时候，结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想找一个人诉说那段经过，那也等同于他再回忆一遍，尽管那里有着温馨，或者有些辛酸，方老爷子虽然不同凡响，但是在这点，和其它老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林逸飞并不催促，他等了很久，所以也不在乎这一时片刻，只是望了一眼百里冰，嘴角露出干涩的笑意，“冰儿，你好像还不知道。”

“嗯。”百里冰点头说道：“我的确不知道这个，可是……”

“那我先说一下。”林逸飞淡淡说道：“别让方老爷子太累，方老爷子，你不介意我把你以前的事情，说一说吧？”

方老爷子捋着胡子笑了起来，“当然不会，有人陪我聊天，说起我的往日，我觉得很温馨才对。”

林逸飞扼要的把马老三带着几个外地人，找到方老爷子的父亲，然后他父亲失踪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等到林逸飞说完的时候，百里冰看了林逸飞一眼，突然说道：“天柱山？那些人可能是去寻宝，但是听说古人的宝藏周围都是有机关的，他们可能中了机关，不能再出来，也是说不定的。”

百里冰说出寻宝推测的时候，突然觉得不妥，“我这也是推测，做不得准的。”

方老爷子眼中却流露出一丝悲伤，喃喃自语道：“其实人为财死一点不假，当初我父亲就是为了几十个袁大头，才跟他们一起去的，虽然他是为了我们，可是若没有什么钱财的诱惑，以后怎么变化，谁又能够知道呢？”

这是一件伤心的往事，在方老爷子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听到他提及的时候，神色有些黯然。

房内一片寂静。半晌之后方老爷子才轻喟一声，“唉，人老了，说话也就特别啰嗦，不过我这次说的不是我父亲的事情，而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当年我父亲失踪后不久，在家乡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四处流浪，先是被拉壮丁进了国军，当时都快饿死的，考虑到国军待遇还不错，所以加入的时候，感觉还不错。”

方雨桐半开玩笑的说道：“爷爷，这可是你政治生涯的污点，解放后，没少因为这件事情挨批斗的。”

“污点？”方老爷子嘴角一丝揶揄，“那时候我懂得什么，当时就觉得不饿死，那是最大的事情，加入了部队，虽然成天也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送命，可是天天能吃到白面馒头，有时候还有肥肉，那时候我都觉得，就算送命也值得。你不要以为我们当初屁大个孩子，会有多么高的觉悟。”

林逸飞只是在笑，并不说话，他虽然希望方老爷子早点进入正题早点说出和这幅画像的关系，可是还是礼貌的并不打断。

方老爷子又喝了口茶水，“当初我和一帮流浪汉、混不下去的混混，天天拿着民二四步枪东游西逛的。那种枪当时还不错，又叫做毛瑟卡宾枪，比小鬼子的三八大盖枪要好用。其实总体来看，当时小倭国的枪械技术水平和我们差不多，当初倭国鬼子的十四式

自动手枪卡壳的问题，到二战末期都还没有解决呢。我加入了八路军后，就碰到一个鬼子，被我们围了起来，还效仿什么武士道自杀，结果手枪卡壳，被我们活捉起来。要是在国军，那是一顿臭揍的，可是那时是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小鬼子被俘虏的时候，吃的比我们还好，所以他最后回国的时候，还向我们点头作揖的，有点悔过地样子。改革开放以后，他真的还来到过中国，还和我见了一面，说起当年的往事，还掉了几滴眼泪。只不过，他那种有良心的，在小鬼子中实在太少了。”

“您说当初我们的枪械水平不比倭国人差，我们的人又多，怎么还会失败？”方雨桐有些不解，“我好像记得是因为我们科技不如别人吧？”

方老爷子摇摇头，“不是人多就一定能够打赢的，当初从国军的步兵枪械来看，丝毫不亚于小倭国的，数量也不少，但是火力配备不合理，中央军的机枪数量多，非嫡系的少，我们一个团中，只有一两挺机枪，有个屁用，鬼子几把机枪守住要害，我们人再多，冲上去还不是送死。当初倭国人每一个小队都有一到三挺轻机枪，每中队有一到三挺重机枪，火力上实在相差太大，你说说，这个仗，怎么打？”

方老爷子没有念过书，现在虽然是个高级将领，退休了，说起当年的往事，还是有些粗俗，方雨桐有些脸红，只是说话的是她的爷爷，她这个晚辈不好说什么，林逸飞却觉得亲切，只是喝了口茶，这才问道：“后来呢，您怎么知道那个画上的人物？”

“你慢慢听，”方老爷子一点都不急，“逸飞，不要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对了，快到晚上了，你们吃饭没有？”

看着二人摇摇头，方老爷子又拿起了电话，吩咐佣人准备饭菜，这才又开始了正题：

“当初打仗的地方，也不用多说，反正我们天天都是担惊受怕，今天晚上在河东，明天说不定就跑到了河西，今天还是好好的一个人，说不定明天脑袋就不见了。战争，就是这么残酷，逸飞，你说是不是？”

他看林逸飞沉默了很久，不由问了一句，讲话都是这样，要的是一个听众，不然你说的不是太过无趣。

林逸飞打起精神，“不错，老爷子说得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和睦相处多好，天天打架的，没什么意思？”

“不错，”方老爷子有些感慨，“我当时也是这么想，不过当时不是我们想打。而是不能不打。我还记得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大伙刚被倭国鬼子轰了一顿，败退下来，找了个地方休息了一下，饭都没有吃饱，都累的睡着了，我正做梦娶媳妇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喊，‘鬼子来了！’那一声喊比什么都管用，大家哄的一声起来，一窝蜂的，什么都不想要了，我当时还记得拿起那把枪，随着大伙没命的逃窜！”

“我们当时是顺着一条大河逃窜，慌乱中也没有察觉什么不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初有几个人实在不想打仗了，这才策划了一场兵变。大家一窝蜂的跑，军官开枪都制止不住。”方老爷子笑了起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军营哗变就是朝夕的事情，等我知道了这件事情，身边已经跑的没人了，我拎着一条破枪，有些茫然，后来想了想，一狠心，把枪埋了起来，做一个记号，然后看看情况。”

“你把枪丢了？”方雨桐有奇怪，“爷爷，我觉得应该把枪留在身边才好。”

方老爷子看了林逸飞一眼，笑了起来，“逸飞多半明白这个道理。”

林逸飞点点头，“其实兵荒马乱的，虽然没有枪防身很是危险，但是拿一把枪在身上，如果无法藏起来，那更能招惹杀身之祸。”

“是呀，”方老爷子叹息道，“还是逸飞明白这道理，那把卡宾枪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藏起来的，虽然平时挂着走挺威风的，如果碰到几个兵痞，抢你枪，拉你入伙还是小事，抽冷子打你一枪，那是防不胜防的。”

方雨桐笑道：“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个说道。”

“当时我顺着大河往下走，不要说国家什么形势，当时一眼黑，就算身边什么形势都不知道的。到处都有零零散散的枪声，鸡飞狗跳地。那时候都是这样，找不到部队的散兵，都是仗着手中有几把枪去抢，好的军官还能约束一下。没有良心的就是纵容去抢，我虽然饿的不行，还是不能昧良心去做这种事情，”方老爷子叹息道：“有的时候，其实人的好坏只是差了一线，说句实话，我就是因为这点良心，这才能活到现在。”

方雨桐心中一凛，“爷爷，您怎么从来没有和我说过。”  
“因为你们只愿意听爷爷风光的事情，而且很忌讳我当初在国军当兵的历史。”方老爷子笑了起来，“所以听不到爷爷走麦城的事。当初我沿着小路往前走，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破庙，那个破庙倒了半扇门，香案上也是厚厚的一层灰尘，很久没有人来过的样子。香案上着一个怪怪的泥像，也看不懂是什么模样。我当时只是想，你如果能保佑我平平安安的。我以后……我以后。以后了半天，也许不下什么愿望，知道这都是空的，这年头，谁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只不过我当时暗自拜了佛像，这才发现，远处地一角竟然坐了个少年，微闭双眼，左掌放在丹田的地方，右掌贴着背心，盘着双膝，逸飞，你好像会武，你猜猜他在干什么？”

林逸飞却是脸色大变，双手照着他说的姿势比划了一下，“老爷子，是这个姿势吗？”

方老爷子眼中有些诧异，“的确是这样，一点也不差的，逸飞，你怎么知道？”  
林逸飞还是摇摇头，“我，我听说过这种修炼方法，这是一种修炼内功的法门，叫做凤鸣千里，是一种适合女性修炼的武功，不过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老爷子一挑大拇指，“原来逸飞早就猜了出来。”

“他猜出来什么？”方雨桐和百里冰都是异口同声的问道，只不过百里冰的声音有些发颤，方雨桐的声音却是很急切。

“她那个时候，脸色黝黑，好像很脏的样子，但是却收拾的干净，”方老爷子叹息道：“我当时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如果是逸飞当时在场，多半一眼能看出她其实是个女子。”

方雨桐有些奇怪，心中暗道，爷爷真是老糊涂了，这个人是男是女，也至于这么慎重和激动？

方老爷子又说道：“当初其实不要说她是女的，就算她修习什么凤鸣千里的内功，我都是一无所知的。我只觉的她姿势比较奇怪，当时没有见过世面，还以为她病了，所以缓步走上前，问了一句，兄弟，你没事吧？那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方老爷子说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眼睛也睁的好大，本来有些浑浊的眼睛露出了兴奋的光芒，“她的眼睛犹如璀璨明星般的善良，当时我就一愣，只是感慨，她这双眼睛倒也好看，她眼睛睁开一下，摇摇头，再次闭上，那时我已经知道，她不想和我说话的，我也不想自讨没趣，转身走到一边，只是转身的时候突然愣住，我发现她衣服虽然有些脏破，脖子上却挂了一块玉。”

“‘鸾凤清鸣’？”林逸飞失声问道。

方老爷子看了林逸飞一眼，有些诧异的问道：“你怎么知道‘鸾凤清鸣’？”  
“‘鸾凤清鸣’和‘蟠龙如意’有一些关系，”林逸飞犹豫说道：“我只是猜到的。”

他刚才十分的激动，这回却又镇定下来，“她长的什么样？”

“她？”方老爷子皱起了眉头，“瓜子脸，柳叶眉，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开始看到她的的时候，只觉得她脸形比较消瘦。”

“不是她？”林逸飞有些诧异的喃喃说了一句。

百里冰握住了林逸飞的手掌，低声问道：“逸飞，是谁？”

林逸飞扭头看了她一眼，半晌才道：“我们不如先听下去？”

“好。”百里冰低声应了一句，垂下头来，不知道想着什么。

“当初我也不知道那块玉是‘鸾凤清鸣’，只知道那块玉很好看，而且价值不菲，她明目张胆的戴在脖子上，露在外边，实在过于不懂世故。于是我好心地提醒了一声，‘兄弟，你的玉最好藏起来。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小心因为它送了性命。’那人也不知道听到没有，皱了下眉头，我看到她有些不耐烦的样子，于是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找了点干草，想在这里对付一晚，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只是没有想到，我才铺好地方。庙门就是一声大响。进来了几个兵，其中一个官我还认识，竟然是我们部队的王连长，当时我吓的跳了起来，知道躲避来不及，只好站了起来，说声王连长好，但是心中却替那人担心。因为我知道，王连长这人小气，又贪财，看到了那块玉佩，绝对不会给别人留下的道理。他们四个人，一个腰中别着盒子炮，另外三个扛着枪，抓了两只鸡，还拿了一坛子酒。”

方雨桐虽然知道后来爷爷没事，可是还是有些替他担心，“你是个逃兵，小心他们毙了你。”

方老爷子摇头道：“他们也是逃兵，大家怎么说还是脸熟，不会马上翻脸的，王连长看到我，倒是一愣，转瞬看到我灰头灰脸的，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只是说，现在队伍散了，他们准备往南走，投靠一下马大帅，问我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可以一块。他这么说的时候，手上掂着盒子炮，眼中露出了杀机，我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在拉拢人心，找个队伍带着，人多了，到时候投奔马大帅有本钱，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心中虽然骂，可是还是说，好呀，我正愁没地方吃饭，以后就和你王连长混了。”

方雨桐笑容有些勉强，看了林逸飞一眼，“爷爷这也算是随机应变吧？”

方老爷子笑了起来，“你们觉得我那个时候很丢人是吧？我却觉得，很多人为了活命，忍一时之辱又算什么。他们听了这话，还算高兴，又要烧黄纸，喝黄酒什么的，无非是想拉拢人心，然后他们突然看到墙角那个人，又看到了他的玉佩，一下就动了心。那时候很乱，钞票不值钱，今天一万块能买个金戒指，明天连个馒头都买不到，所以很多人都是留着硬货，金条、银元，还有古董玉器都很值钱的。王连长于是让我表示忠心，去把那人身上戴的玉取回来。”

方雨桐听着有些不对劲，觉得这种事情说了什么用，你去抢人家的东西，那不和土匪差不多，怎么说也是个污点！

“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走过去劝她，让她最好把玉给他们，命没有了，留着什么都没用。他们手中都有枪，得罪不起的。那人睁开眼望了我一眼，冷冷的问道，‘我不给你怎么办？’我只能低声说，‘你不给我，我们得想办法逃命，这里有个后门，我们冲出去，钻到野地里面，他们有枪也找不到我们。’她终于笑了起来，说你不要什么荣华富贵了？她说得声音比较大，那边显然也听出了不对劲，王连长把盒子炮掏了出来，其余三个人拉了枪栓，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可是还没有等他们举起枪来，三条步枪就被捏成废铁，王连长的盒子炮却被顶在他自己的脑袋上，那人冷冷笑道，这块玉有不下一百人看上，却没有一个人要过去，你知道为什么？王连长哆哆嗦嗦地问道，为什么？那人叹了口气道，因为他们都死了，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呼……四枪，如同放鞭炮一样地杀了王连长四个，我当时吓了一跳，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把枪已经顶在我的脑门上！”

方老爷子看起来很威严，也很有地位，林逸飞也知道他在京城绝对不是一般人物，谁都不知道他还有这段糗事，可是他说出来的时候很坦然，而且好像很怀念的样子。

“后来怎么样？”虽然知道爷爷现在还站在眼前，可是方雨桐还是忍不住问道。林逸飞却是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这才说道：“方老爷子的武功是和她学的？”

方老爷子笑了起来，“原来我就这点秘密，也被你看了出来。”

“我爷爷是会一点。”方雨桐有些诧异，以前听到家里人提及爷爷的时候，说他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武功很好。可是自从自己记事起来，看到爷爷走路都不那么利索，一直都有些不信。

“后来呢？”林逸飞提醒了一下，“那和这幅画像有什么关系？”方老爷子忍不住问道：“逸飞，你为什么也很关心这幅画像？”“我和冰儿看了前两幅画像，一直琢磨不透画像的含义。”林逸飞脸色如常，“所以都以为所有的答案都在最后这幅画像上面，没有想到看到了这幅画，还是一头雾水！”他说到一头雾水的时候，感觉到百里冰看了他一眼，只不过他并没有看过去。“光环、白教肉身飞赴净土、夜叉。”方老爷子听到了林逸飞大致解释了一下另外两幅画的内容，当然只是画面意思，他听到了更是皱起了眉头，“我不知道还有其余的两幅画，说句实话，我一直以为只有这样的一幅画，因为这是她当初给我看的。”

“这幅画当时也在那人的身上？”林逸飞沉吟一下，“还请方老爷子讲下去。”方老爷子笑了起来，“我就说，你们不要着急。这些事情，我都想了几十年，还是没有头绪，你们完完整整的听一遍，或许还能听出点端倪。”

方雨桐也多少带出了兴趣，“爷爷，你就不要卖关子了，今天等你讲完，我们再吃饭。”

方老爷子明显对这个威胁不放在心上，“那个时候，我哪里还想吃什么饭，冰冷的枪口顶在脑门上，我的冷汗当时就下来了，看到她毫不犹豫的杀了四个人，我丝毫不怀疑她会一枪打爆我的脑袋，只是她到底如何抢过了那三把步枪，又被捏泥巴一样的捏成废铁，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她看了我半晌，终于笑了一下，伸手一捏，那把盒子炮又变得不成样子，她随手一丢，淡淡说道，看在你怎么说还算有点良心的份上，我就不杀你了。”

说到这里地时候，方老爷子有些感慨，“其实我那个时候知道什么，只不过山里出来的，没有泯灭最后一点良知，如果没有遇到她，就那么混下去，谁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说不定一直在国军混下去，也说不定有一天会被乱枪打死，哪里还有雨桐你。”

“这么说爷爷一生的转折点就在这个人身上？”方雨桐看了林逸飞一眼，心中一动，“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方老爷子神色有些怅然，看了林逸飞一眼，终于叹了一口气，“几十年过去了，我怎么知道？”林逸飞也忍不住想叹气，最终还是问道：“那后来呢？”

“后来她又回到原地坐了下来，仿佛这些人都不是她杀的一样，她既然不杀我，我胆子就大了一些，当时她灰头灰脸的，比我要脏一些。虽然后来我才知道，乱世中行走，她不过是掩饰一下身份，虽然她不怕麻烦。可是她不是出来找麻烦的，我当时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就问她到哪里去，我们说不定顺路，她好在还看我顺眼，回答道，她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爷爷你是看上人家了吧？”方雨桐笑了起来，“怪不得你不说，原来一直怕我奶奶知道。”

她这个孙女不像孙女，竟然嘲笑爷爷，方老爷子却并不恼怒，“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觉得她其实人也不坏，最少不是胡乱杀人的，可是后来，后来我是真的看上人家了，只不过，”方老爷子嘴角一丝苦笑，“我看上了人家，人家心中没有我。”

“那她难道有了心上人？”百里冰问地时候，声音有些颤抖。

方老爷子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或许百里守业知道。”“您说的是我爷爷？”百里冰这下真的大吃了一惊，“听我爸爸说，我爷爷建国后不久，就，就过世了。”

“我知道。”方老爷子神色有些异样，“他死的时候，我也在场。”